

## 湛若水的书院革新思想及实践

——纪念湛若水诞辰560周年

黄明喜，郭爱丽，闫雪映

**摘要：**有明一代，湛若水在革新书院的过程中，提出一系列独具创见的教育思想，堪称明代教育史上的标志性创举。作为与王阳明并驾齐驱的心学巨擘，他深耕书院教育五十五载，创设“国子监与书院协同育人”的人才培养模式，打破官学与私学壁垒；秉持“知行并进”理念，强调知识与实践的辩证统一；倡导“二业合一”思想，弥合“德业”与“举业”的割裂，培育德才兼备之才；在师生关系上摒弃门户之见，形成“递相出入”的交往新气象，彰显兼容并包的学术精神。其教育思想与实践不仅重塑了明代书院教育形态，推动心学思潮繁荣，更对后世教育发展产生深远影响，为当代传统教育智慧的现代转化提供重要借鉴，在中国教育史上占据承前启后的关键地位。

**关键词：**湛若水；明代书院；协同育人；知行并进；二业合一；递相出入

**中图分类号：**G52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6660(2026)01-0149-12

湛若水（1466—1560），初名露，字民泽，避祖讳改名雨，40岁始名若水，字元明。因居广东增城甘泉都，世称“甘泉先生”，谓其学为甘泉学。湛若水依托书院，“无处不授徒，无日不讲学，从游者殆遍天下”<sup>①</sup>。他一方面传播心学思想，另一方面培养心学人才，造就“时天下言学者，不归王守仁，则归湛若水”<sup>②</sup>的盛况，与王阳明并驾齐驱，共同引领明代书院教育和心学思潮的繁荣发展。

作为明代两大核心流派，甘泉学派与阳明心学虽同属心学教育体系，均反对程朱理学的僵化桎梏，强调人的主体精神与道德自觉，但在核心主张与办学实践上存在鲜明差异。王阳明以“心即理”“致良知”“知行合一”为核心，侧重内心的自省与良知的发用，其书院教育更重静坐省察的内省功夫；而湛若水提出“随处体认天理”的核心命题，主张天理并非仅存于内心，而要在日常事为、社会交往中去体认，其书院教育既重内心涵养，又重经世致用的实践品格，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2023年度教育学一般项目“明代岭南理学讲学活动与思想嬗变研究”（BOA230228）。

**作者简介：**黄明喜，华南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广州市甘泉文化研究会会长（广州 510631）；郭爱丽，华南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博士研究生（广州 510631）；闫雪映，西南大学教育学部助理研究员（重庆 400715）。

<sup>①</sup> 顾廷龙主编：《续修四库全书（第527册）·焦太史编辑国朝献征录》，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245页。

<sup>②</sup> [清]张廷玉等撰：《明史》，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7244页。

强调学问与家国治理、民生实务的结合。此外，在办学范围上，王阳明的书院多集中于浙江、江西等中原与江南地区，而湛若水不仅深耕广东本土，更将书院拓展至湖南、安徽、江苏等多个省份，形成了跨地域的教育网络，其办学的广泛性与包容性在明代首屈一指。

据明代学者罗洪先的记载，湛若水从事教育事业长达50余载，凭一己之力创建与修复的书院在广东地区便有22所，外省则有13所<sup>①</sup>，数量冠绝明代，堪称我国书院史上成就斐然的教育家。历史地看，湛若水因应思想解放的时代诉求，勇于创新，高扬人的主体精神，打破程朱理学一统书院教育的格局，使整个明代书院在心学思想不断碰撞中焕发蓬勃生机。尤为值得称道的是，明代中后期曾多次出现朝廷毁禁书院的浪潮，不少心学书院遭到冲击而停办，而湛若水及其弟子凭借遍布天下的书院网络与坚韧的办学精神，不仅坚守阵地，更在禁毁之后积极修复、新建书院，延续心学教育的火种。其书院教育兼容并蓄的理念、跨地域的办学布局，以及对“体用合一”的实践追求，为书院教育注入了持久的生命力，对明代书院教育的复兴功莫大焉，成为维系明代中后期学术传承与教育发展的重要支柱。

关于历史人物的书院教育研究，学界相关成果虽较为丰硕，但主要集中于朱熹、王阳明等教育家，而少有湛若水书院成就及办学思想的深入分析。这在一定程度上势必影响对明代书院教育的整体认识与综合评价。2026年，适逢湛若水诞辰560周年之际，本文系统梳理其书院办学成就，客观评价其在中国教育史上的地位和影响，为当代探索传统教育智慧的现代转化提供历史借鉴。

### 一、协同育人：湛若水书院育人模式革新

湛若水十分重视书院的制度建设，不但制定详细的书院训规，还积极改革人才培养模式，试图打通官学与私学之间的学术壁垒。其中意义最为深远的，莫过于南京国子监与新泉书院的一体式规划。他联结南京国子监与新泉书院，让学生“从于观光之馆，讲于新泉精舍”<sup>②</sup>，创设出“国子监与书院协同育人”的人才培养模式。

嘉靖三年（1524年）八月，湛若水擢升南京国子监祭酒。作为明代最高学府，国子监有南、北之分。其中，南监因设立于朱棣迁都北京后的留都南京，故称南京国子监，亦称南雍。他赴任后，便在国子监中筑观光馆，用于招揽天下学子。由于国子监主要培养胥子、功臣子弟，故其虽招收民间俊秀，但名额较少，难以满足广大学子的入学需求。为此，甘泉学派弟子史际特意修建新泉书院，以便湛若水讲学授徒。新泉书院在南直隶应天府治长安街西，临近国子监。监生休沐期间抑或离开国子监后，可以去新泉书院继续学习。譬如，监生宋崇简一有空闲，便前往新泉书院问学；监生陈大林学成返乡后，复拜于新泉书院。经由湛若水的改造，新泉书院与国子监教育相辅相成，形成协同合作的育人模式与格局。

从教学倾向来看，新泉书院以育德修身为重，以匡正国子监重知轻德之风。在湛若水的教育观念里，人才的培养需要兼具知识追求与德行关怀。不过，囿于科举取士的知识取向，国子监主要教习《诗》《书》《礼》《易》《春秋》等经学知识，而忽略学生的德行养成。湛若水一赴任，便

<sup>①</sup> 黄明喜：《湛甘泉书院教育成就探析》，《汕头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1期。

<sup>②</sup> [明]湛若水撰，黄明同主编：《湛若水全集》第18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20年版，第1094页。

意识到国子监的教学困境，遂开辟新泉书院为第二讲堂，展开知识与德行的全面育人工作。

作为教学语录汇编，《新泉问辩录》记载了新泉书院师生的161条对话，涉及心性、道统、修身、经学、佛禅等多个维度。其中，体认天理、勿忘勿助等修身功夫的条目有112条，关于“学”的条目则有12条，呈现出鲜明的重德倾向。即使学生询问读书之法，湛若水仍会将其与德行修养相挂钩。如学生在践行朱子读书法时，发现自己“心不在书，虽蚤夜研穷，恐无自得之益；心专在书，则心滞于一，难免玩物之病”<sup>①</sup>，无法达到理想的读书效果。对此，湛若水说道：“所问读书之法，心不在则无自得，心在则滞于一，此足见体认之功，乃切问也。盖人心之于事物，其病有二：只是一忘一助而已。惟读书时，无在而无不在，即是勿忘勿助之间，便须自得。自得者，得自我也，非得于书也，因书以警发耳。”<sup>②</sup>在湛若水看来，读书的关键在于保持内心中正。唯有读书时保持心中之理的不偏不倚、不添不减，才能做到勿忘勿助，真正自得于心。所以，读书的成效并非因之书本，而是在于本心的存留与涵养。

从教学互动来看，新泉书院以对话、辩论为要，以纠正国子监单向授受之弊。新泉书院初建便设有讲堂、嘉会所，让学生“联属为会，日相辩论”<sup>③</sup>。与国子监不同的是，新泉书院不再以老师讲、学生听为教学形式，而是采用平等的自由对话形式。

统观《新泉问辩录》，对话参与者有周冲、汪尚和、甘学、吴球、湛天润、周学心、陆舜臣、郑经哲、周孚先、吕景蒙、孟源、吕柟、徐勛、田叔禾、周桐、林津、潘子嘉、罗郡、韦商臣等24人，师生、学友间的论辩、对话则有130条。《新泉问辩续录》则记述了268条论辩、对话，参与对话者包括高筒、王元德、方瓘、方纯仁、王仁、丘汝庄、柴惟道、王道、黄省曾、谢显、汪尚和、许亮、黄锐、李尚理、程世洪、徐文清、周有容、骆尧知、洪梓、何大通、程相、韩一芝、方珙、蔡继成、王奉、姜凤、黄纶、李世用、程远、杨希震、郑经哲、杨大中、史际、刘昊、周以鲁、仰文定、霍韬等39人。在每场论辩、对话中，参与者规模更是有所扩大，打破了国子监一对一的问答形式。如孟源和周冲讨论“克己”问题、林津与邹守益探讨乾卦九三爻文言“知至至之”“可与几”<sup>④</sup>的内涵，皆是在湛若水的主持与点评中展开的。在整个论辩、对话过程中，湛若水既允许他们自由讨论，又从不随意点评，给予学生充分的自主权。这一改国子监以老师传授为主的教育形式，切实锻炼了学生的独立钻研能力与思辨意识，更有益于他们的长远发展。

可以看出，南京国子监与新泉书院之间始终保持相辅相成、相互沟通的紧密关联，不失为明代书院人才培养模式的一次主动探索及有效尝试。

## 二、知行并进：湛若水书院治学路径革新

“知”与“行”的关系是我国教育自古以来的重要议题。在书院教育史上，曾出现过两种治学倾向：一是以朱熹为代表的知识教学倾向，二是陈白沙、王阳明所引领的行动教学倾向。知识教学倾向以居学为主要教学场景，侧重养成学生从经典文本中汲取成长动力的意识和能力；而行动教学倾向舍弃书本，提倡让学生在游息过程中自主求知。但在湛若水看来，这两种治学倾向均未真正认识到“知”与“行”的内在关联，存在知行分离之弊端。

<sup>①②③④</sup> [明]湛若水撰，黄明同主编：《湛若水全集》第13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20年版，第37、37、101、60页。

湛若水始终强调“知”与“行”之间难以分割，“就知就行，就讲就行”<sup>①</sup>。于是，他综合居学与游息两种教学场景，创造性地总结出一条“知行并进”的治学路径，通过居学和游息的合理转化来实现学生知与行、动与静的均衡发展。在实际教学过程中，湛若水无时不在有意识地沟通居学和游息两大教学场景。在正德十二年（1517年）至正德十六年（1521年）的西樵山书院教学时期，湛若水于大科峰南面创建大科书院，开启以“知行并进”为治学路径的教学实践。

这一时期的教学实录，集中记载于《樵语》中。审视《樵语》的130章内容，可以发现甘泉学派的教学活动既发生在课堂，又产生于割刈、出游途中。“甘泉子与诸生刈于垂虹之田，有播焉，有插焉。播者其获也少，插者其获也多。问之佣，佣曰：‘早之播也获少，则其晚也兼多；早之插也获多，则其晚也必少。’甘泉子顾谓诸生曰：‘其天地乘除之理乎！于耕获之中有学焉。弟子识之，何思何虑。’”<sup>②</sup>表面上看，他们只是在播种插秧，但湛若水随机施教，用种田之理来隐喻个体差异，根本意图在于打消学生因难以突破所产生的顾虑。在甘泉书院中，山水之间的行动教学更是不胜枚举。一日，杨骥、陈谟、杨鸾跟随湛若水前往书院旁的云端村游学。游学途中，湛若水说道：“子之游也，于本心何如？苟不迁焉，一游一息，无非养矣。学在多言乎哉？学问思辨焉，察其体而养之，守则贤，化则圣。”<sup>③</sup>湛若水此言，正是让三人用心体悟周边事物，经由行动来涵养心性，把所学知识真正化育于身。

除短途行动教学之外，湛若水还多次组织大规模的长途研学旅行。嘉靖二十三年（1544年）八月初九，湛若水与云谷书院诸生前往南岳衡山。此次的游息队伍共有31人，黄云淡、周荣朱、骆尧知、李庭清、伍克刚、叶春芳、黄绣、邓煦、谭绍松、黄城、朱子祥、杨瀚、杨续、蒋信、李义壮、唐德基、罗朝岳、沈珠、尹龙诚、左坝、史克鸣、宋沆、李珣、陈论、覃廷谧、刘晓、陈嘉训、李楫、谭孔言等先后与老师随行共游，沿途求教。他们自西樵山出发，顺着水道途经清远、英德、清溪、韶州、武溪、乐昌，又转陆路至湖广的宜章、郴州，最终乘船到达衡山县的南岳山麓。在102天的旅程中，湛若水咨嗟歌咏，既采取有言之教，与学生就心学议题展开论辩，又使用无言之教，让学生依从本心来领会山水奥秘。这种基于亲身体验而展开的心学微课，生动呈现出湛若水“知行并进”的育人图景，有助于学生涵养心性，践行学识，真正成为内外兼修的心学杰出人才。

### 三、二业合一：湛若水书院教育理念革新

“德业”与“举业”之间的取舍得失，是湛若水书院教学中的常见问题。“德业”主要指的是心性修养问题，讲究“涵泳持养之功”<sup>④</sup>的存养功夫。“举业”则指科举考试问题，强调通过读书来获得相应功名，投身于社会事务。

明代书院教育与科举取士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在湛若水所处的嘉靖年间，不少人把书院视作单一功能的场所。他们或是重“举业”而轻“德业”，把书院等同于科举考试的预备机构，沉溺于四书而漠视德性修养；或视书院为避世之所，一味锤炼德行、潜心学问甚至遁于禅

①〔明〕湛若水撰，黄明同主编：《湛若水全集》第13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20年版，第17页。

②③④〔明〕湛若水撰，黄明同主编：《湛若水全集》第12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20年版，第25—26、20、141页。

佛，落入重“德业”而轻“举业”的异端。湛若水认为二者皆过于偏颇，不利于人才培养。他指出，书院是全面育人的场所，无论偏向“德业”还是“举业”，都无法培养出社会真正需要的人才。如果只注重“德业”，却拒绝参加科举考试，就会缺少施展抱负的路径；而若仅追求功名利禄，忽视自身德行修养，又难成胸怀家国天下的栋梁之材。为此，湛若水结合自身从“舍举业而涵养者十有三年”<sup>①</sup>到参加乙丑之试的经历，创造性地提出“德业”“举业”相关联的“二业合一”书院教育理念。

“二业合一”理念最早见于正德十五年（1520年）的《大科书院训规》。湛若水在《训规》中，借义利之辨来弥合“德业”和“举业”的关系。那就是：“读书以明心性，体贴此实事，根干枝叶花实自然成就，而举业在其中，此义之谓也。若读书徒事记诵为举业之资，以取科第爵禄，便是计功谋利之心，大本已失，此利之谓也。”<sup>②</sup>若学生能够以澄明心性为读书的价值归宿，那么便是合乎“义”的行为，自然可以成就“举业”。反之，若学生读书只是为了功名利禄，则会陷入“利”的窠臼，逐渐失去本心，难有作为。总的来说，湛若水否定了其时科举扰乱心性的说法，而把扰乱学生心性的根本因素归结于“德业”“举业”是否被人为地支离。

湛若水十分反对明代“德业”“举业”分离的境况。在湛若水的观念中，科举考试起初是综合考查学人道德和学识的良制，“故能者养其德以达诸业，不能者溺举业以亡其德”<sup>③</sup>，可以选拔出德才兼备的贤能之士。但如今“俗学者，教人以举业，非祖宗以道德成贤之意。而谈圣学者，又专教人德业，而弃祖宗以举业兴贤之法”<sup>④</sup>，造成“养非其用，用非其养”<sup>⑤</sup>，难以发挥教化育人的真正价值。长此以往，书院教育将越发偏颇，沦为空谈圣学或追名逐利的路径。那么，究竟要如何看待“德业”与“举业”之间的关系？湛若水明确表示：“夫德业、举业，业二而致一者也。”<sup>⑥</sup>他点明二者殊途而同归的内在关联，那就是“以举业为德业之发，以德业为举业之本”<sup>⑦</sup>，视“举业”为学生德行完善后的自然诉求，视“德业”为学生投身科举的立身之本。为了让学生更好地领悟“二业合一”理念，湛若水还通过言志教育来统合二业。他说：“志于德业，则读书也精，涵养也熟，于义理也明；故其辞畅，其指达，其发于文，皆吾自得之实事，比之掇拾补缀而不由一本一气者，大径庭矣。”<sup>⑧</sup>当学生志于“德业”时，会自觉学习古代圣贤的遗文轶事，在潜移默化间增进自身的知识素养。他们往往能够学以自得，把自身德行外化为文字，从而在科举考试中大放异彩，真正成为兼具德行、道艺之君子。

这种“二业合一”的教育理念，始终贯穿湛若水的书院课程设计之中。湛若水注重“志于德业”，反复强调“进德、修业乃是一段工夫”<sup>⑨</sup>，其中“德业”内涵于体，“举业”外显为用，故课程设计“总于修业上着力”<sup>⑩</sup>，以便于学生践履。对此，他详细规定了读书、作文的范围与要求，并通过月考、日试来检验学生是否保持本心。关于读书，湛若水认为：“诸生读书，务令精熟本经、四书，又须随力旁通他经、性理、史记及五伦书，以开发知见。此知见非由外来也，乃吾德性之知，见书但能警发之耳。须务以明道为本，而绪余自成文章、举业。”<sup>⑪</sup>

①②⑥⑦⑧⑨⑩⑪ [明]湛若水撰，黄明同主编：《湛若水全集》第12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20年版，第150、177、137、134、137、178、178、179页。

③⑤ [明]湛若水撰，黄明同主编：《湛若水全集》第17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20年版，第495、495页。

④ [明]湛若水撰，黄明同主编：《湛若水全集》第22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20年版，第71页。

书院应保持儒学之道德教育本色，让学生以五经、四书为主要学习内容，旁通《孝经》等儒家经典、《西铭》等性理著作、《史记》等史书及道德教育读物，确保其德行的良好发展。而学生的德行得以完善，自然能够付诸文采，成就“举业”之功。每阶段的学习任务完成之后，湛若水还安排考试来鞭策、激励学生。“每月二、六日考业，以验其进修之次第”<sup>①</sup>，学生答卷只进行批点而不评定优劣，从而克制其好胜心，做到“心志存存，与举业俱神”<sup>②</sup>，由内而外地修炼心性。

在湛若水的熏陶下，绝大多数的学生服膺于“二业合一”教育理念，甚至循沿师说来作进一步阐释，不断扩大其思想影响力。譬如，吕柟任癸未科会试同考官期间，以“二业合一”为科举取士标准，拒绝录用刻意迎合主司的考生。程文德将“二业合一”的要义吸纳到南京国子监教学、管理与考核体系，要求监生牢记“仕学一道”<sup>③</sup>的学习原则。

除思想上的认同外，亲身践行“二业合一”者比比皆是。据统计，在640名可考甘泉门人中，有277人的举业情况有明确记载，占可考门人的43.3%。其中，进士有113人，举人有74人，贡生有22人，监生有17人，庠生有51人。60人具有朝廷（北京、南京）任职经历，182人赴地方任职，55人拥有教官身份，真正做到了“德业”与“举业”的有效融合。<sup>④</sup>

历史地看，“二业合一”的提出，是明代科举至上环境下的一次思想突破。它重申了书院的办学初心，使其回归知识与德行并重的育人旨趣，更有利于实现学术、道德、情感、交际等多方面的全面发展。

#### 四、递相出入：湛若水书院师生关系革新

纵观我国师生关系的演进历程，闭塞门户、谨遵师法实为主流。不过，这一情形从未发生在甘泉学派师生交往中。湛若水基于“和而不同”的师道理念和“兼容并包”的治学精神，始终尊重学生的自主选择，允许其自由出入师门，形成“递相出入”的师生关系新气象。

“递相出入”成为一个专有名词，“源自黄宗羲在《明儒学案》中对阳明学派与甘泉学派弟子之间自由出入、交互学习而转换师门所予以的总结”<sup>⑤</sup>。那就是：“王、湛两家，各立宗旨。湛氏门人，虽不及王氏之盛，然当时学于湛者，或卒业于王，学于王者，或卒业于湛，亦犹朱、陆之门下，递相出入也。”<sup>⑥</sup>湛若水和王阳明分别以“随处体认天理”与“致良知”为宗旨，各立门户，分主教事。他们热衷于讲学授徒，掀起全国性的讲学之风，形成“书院生徒乃遍天下”<sup>⑦</sup>的热闹景象。随着学生的不断增多，甘泉学派和阳明学派之间产生了一种独特的学术现象，那就是“递相出入”。依照出入学派的区分，“递相出入”又分为“出王入湛”和“出湛入王”两种面向。“出王入湛”表现为学生拜入阳明学派后，接触到甘泉学说而为之折服，转投到甘泉学派门下。“出湛入王”则是学生先师事湛若水，后又转师王阳明。缘何会出

①②〔明〕湛若水撰，黄明同主编：《湛若水全集》第12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20年版，第178、150页。

③〔明〕程文德著，程朱昌、程育全编：《程文德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版，第328页。

④ 黄明喜、黄冬冬：《简论甘泉后学的教育活动与学派传承》，《宁波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2019年第5期。

⑤ 黄明喜、闫雪映：《从“递相出入”看明代心学教育流派的师生交往》，《大学教育科学》2022年第1期。

⑥〔清〕黄宗羲著，沈芝盈点校：《明儒学案》，中华书局2008年版，第875页。

⑦ 顾廷龙主编：《续修四库全书（第1398册）· 惺亭先生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446页。

现这一现象，实与书院讲会密切相关。

湛若水乐于在各地书院举办讲会活动，且时常亲自开讲，讲学足迹遍布京师、江浙、岭南与荆楚大地。他所开设的讲会从不限制听众的身份，即只要一心向学，所有学人乃至普通百姓均可入内听讲。凭借讲会，湛若水或是宣讲“随处体认天理”的学术宗旨，或是阐发四书五经之意，展示出自身强大的学术魅力。故而每次讲会结束，便会有许多学人争相拜师，逐渐形成规模庞大的会讲弟子。所谓会讲弟子，是指因信服讲者的演讲言论与思想而拜师的听众群体。“相对而言，这类弟子的数量众多，流动性较强，师生交往一般伴随讲学活动而展开。”<sup>①</sup>他们有的聆听甘泉学说后彻底信服，归依甘泉学派门下，有的却转投其他学派，特别是王阳明门下。久而久之，学生之间的门户流动便成规模，形成“递相出入”的独特气象。

整体来看，“递相出入”群体以会讲弟子为主，且多在书院场域中产生。“出王入湛”的蒋信（字卿实，号道林）、周冲（字道通，号静菴）、黄省曾（字勉之，号五岳）、黄云淡（字仲通，号南夷子），以及“出湛入王”的刘秉监（字遵教，号印山）、周坦（字仲履，号谦斋），皆是显例。蒋信原是王阳明潮音阁讲会所收的会讲弟子，后对其静坐思想产生怀疑而转师湛若水。周冲因王阳明的万安讲会而入阳明学派，后在南京接触到甘泉学说而转师湛若水。黄省曾执贽王守仁于会稽，后因服膺湛若水的《易》学思想而拜师于新泉书院。黄云淡早年寓居江浙，因地缘而拜师王阳明，后转入新泉书院学习。他不但跟随湛若水“从游于吴、楚，于岭海，于新泉，于瓯、闽，于武夷，于西樵，于罗浮，于莲洞”<sup>②</sup>，还为老师治理武夷灵岩精舍，堪称湛门亦步亦趋的学生典范。刘秉监初学于湛若水，又痴迷阳明学说至“讲学之会，匹马奚童，往来山谷之间，俭约如寒士”<sup>③</sup>的地步，彻底归入江右王门之列。周坦曾“出游湖、湘、维扬、新泉、天真、天关”<sup>④</sup>，活跃于湛若水所举办的各大讲会中，一度被誉为罗浮山学术成就最高的甘泉弟子，后在讲学活动中偶闻阳明学说，遂拜徐用俭为师，成为粤闽王门的中坚力量。

随着“递相出入”渐成规模，甘泉学派诸生不再囿于门户之见，而是积极展开书院论学，走向心学思想的沟通与圆融。《明史》曾总结甘泉学派诸生的思想特点：“湛氏门人最著者，永丰吕怀、德安何迁、婺源洪垣、归安唐枢。怀之言变化气质，迁之言知止，枢之言求真心，大约出入王、湛两家之间，而别为一义。垣则主于调停两家，而互救其失。皆不尽守师说也。”<sup>⑤</sup>吕怀（字汝德，号巾石）、何迁（字益之，号吉阳）、洪垣（字峻之，号觉山）和唐枢（字惟中，又字子正，号一菴）是后人所公认的甘泉学派四大高弟。他们皆不尽守师说，且主动吸纳阳明学说，生发出思想新意。

例如，吕怀在甘泉学派核心理念的基础上，与阳明学说相贯通，构建起以“变化气质”为旨归的学术体系。何迁协助湛若水指导新泉书院诸生之余，改造老师的“研几”说而提出“以知止为要”<sup>⑥</sup>的“知止”说。唐枢提取湛若水“真心”说，并融入王阳明“致”的功夫，形

<sup>①</sup> 闫雪映、黄明喜：《“递相出入”：从阳明学派转向甘泉学派——以明儒蒋信为个案的分析》，《大学教育科学》2024年第6期。

<sup>②</sup> [明]湛若水撰，黄明同主编：《湛若水全集》第22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20年版，第266页。

<sup>③④⑥</sup> [清]黄宗羲著，沈芝盈点校：《明儒学案》，中华书局2008年版，第443、665、921页。

<sup>⑤</sup> [清]张廷玉等撰：《明史》，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7267页。

成独具特色的“讨真心”思想。洪垣在广州城东创建天关书院，用于湛若水致仕后的讲学场所。在这里，“甘泉先生偕大巡觉山先生进诸生，讲于精舍后□□松间。时天风洒洒，云影流行，二公乐之，诸生亦各有新意，油然而动”<sup>①</sup>，成就一段师生佳话。洪垣虽推崇师说，却仍以“气”“知止”“慎独”，甚至佛禅思想来改造“随处体认天理”说。

可见，“递相出入”所形成的师生关系气象，影响着甘泉学派的各种交往活动，使其无不彰显着自由包容的学术精神。

## 五、湛若水在中国教育史上的地位和影响

作为明代心学巨擘、杰出教育家，他倾毕生心血于书院教育与心学传播，培养弟子四千余人，形成声势浩大的甘泉学派。在明代教育由理学模式向心学思潮转型的关键时期，湛若水以“随处体认天理”为为学宗旨、“二业合一”为教育理念，构建了较为完备的教育思想体系，其教育实践与思想创新不仅重塑了明代书院教育格局，更深刻影响了中国传统教育的发展轨迹，在中国教育史上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和影响。

首先，创立甘泉学派，促进了书院及书院教育的勃兴。湛若水讲学另辟蹊径，他和王阳明一起推动着嘉靖年间的讲学风气走向高潮，也由此拉开了甘泉学派的序幕，成为与王阳明分庭抗礼的明代心学大宗。湛若水对书院讲学情有独钟，正如嘉靖学者田汝成所说：“我增城湛子，天民之先觉也，其道以自然为宗，其教以随处体认天理为实，其功以勿助勿忘为度，合内外，兼精一，循之有序而会之有本，足以阐圣学而开迷途，是以随所戾止，从者云集。而白下、青阳、江都、宜兴、南海、曲江、福山、斗山、天泉、罗浮，大方名壤，率有精舍以寄行踪，盖德仪之感乎。”<sup>②</sup>晚明史学家焦竑在《南京兵部尚书湛公甘泉传》一文中说湛若水“平生志笃而力勤，无处不授徒，无日不讲学，从游者殆遍天下”<sup>③</sup>。的确如此，湛若水一生讲学遍及岭南、江南和武夷山。据相关史料记载，湛若水先后创办书院35所，天下士子纷纷投入其门，从学者近乎四千人。

明代著名理学教育家罗洪先在《湛甘泉先生墓表》中写道：“（湛若水）道德尊崇，四方风动，虽远蛮夷，皆知向慕。相从士三千九百有余。于其乡则有甘泉、独冈、莲洞馆谷。于增城、龙门则有明诚、龙潭馆谷。于羊城，则有天关、小禺、白云、上塘、蒲涧馆谷。于南海之西樵，则有大科、云谷、天阶馆谷。惠之罗浮，则有朱明、青霞、天华馆谷。韶之曲江则有帽峰，英德则有清溪、灵泉馆谷。南都则有新泉、同人、惠化馆谷。溧阳则有张公洞口、甘泉馆谷。扬州则有城外行窝、甘泉山馆谷。池州则有九华山中华馆谷。在徽州则有福山、斗山馆谷。福建武夷则有六曲仙掌、一曲王湛会讲馆谷。湖南，则有南岳紫云馆谷。先生以兴学养贤为已任，所至之地，咸有精舍贍田，以馆谷来学。”<sup>④</sup>

从罗洪先举出的31所书院可以看到，湛若水讲学遍及增城、龙门、广州、南海、惠州、曲江、英德、南京、溧阳、扬州、池州、徽州、崇安、衡阳等地，当地学者闻风而动，慕名而

① [明]湛若水撰，黄明同主编：《湛若水全集》第12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20年版，第297页。

② 王国平主编：《杭州文献集成》第18册，杭州出版社2014年版，第81页。

③ 顾廷龙主编：《续修四库全书（第527册）·焦太史编辑国朝献征录》，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245页。

④ [明]湛若水撰，黄明同主编：《湛若水全集》第22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20年版，第371—372页。

来,达3 900余人。正是湛若水对书院教育发展的突出贡献,才使得广东书院的数量后来居上,在明代中晚期跃居全国第三,仅次于江西、浙江。他首开广东书院教育勃兴局面,不仅推动了岭南学术文化和人才培养的发展与繁荣,更使其影响力波及全国。

湛若水以其别开生面的教育本体论、心性论以及功夫论,吸引了诸多门徒。他们循沿湛若水心学教育理念,以宣扬师说为己任,大力兴学。经过四传支脉的演进,甘泉后学继承“随处体认天理”的要义,有的不喜阳明心学,始终恪守湛若水的基本主张,如反对阳明从祀孔庙的唐伯元;有的吸纳王阳明“致良知”“知行合一”学说的合理因素,试图折中调和湛学和王学,如既推崇湛若水的“随处体认天理”,又欣赏王阳明“致良知”的唐枢。上传下续,形成了蔚为壮观的甘泉学派(见图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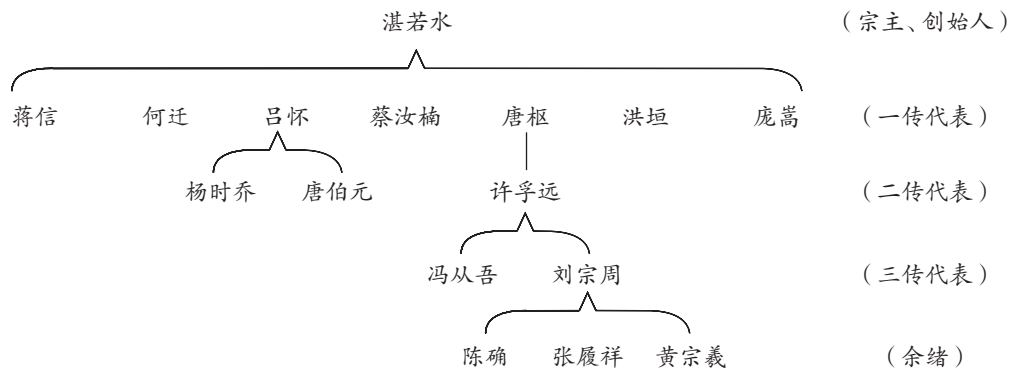


图1 甘泉学派一览表

从学派传承来看,甘泉学派涵盖士绅、平民、官员等各个阶层,形成了师徒相承、遍布天下的教育网络。在甘泉学派中,既有吕柟、何迁等著名理学家,也有方献夫、李春芳等朝廷官员,还有大量的民间学子。这些弟子将湛若水的教育思想与书院模式传播到全国各地,如弟子蒋信在湖南创办岳麓书院分院,将甘泉心学引入湖湘地区;弟子洪垣在福建创办武夷书院,推动闽地书院的发展。相比之下,阳明心学的弟子虽也众多,但多集中于浙江与江西,而甘泉学派的传播范围更具广泛性,尤其在岭南、西南等当时教育欠发达地区,甘泉学派的影响更为深远。

其次,基于心包万物的本体论,标举“随处体认天理”的为学宗旨。心性论可谓湛若水心学教育的理论基础。湛若水指出:“心也者,包乎天地万物之外,而贯乎天地万物之中者也。中外非二也。天地无内外,心亦无内外,极言之耳矣。”<sup>①</sup>他强调心体广大,与天地万物为一体,心既包容万物,又贯穿于万物之中。

湛若水在其心学教育思想体系的代表作《心性图》及《心性图说》中,将心、性、情等重要概念贯穿起来,搭建教育认知图式,克服了陆九渊、陈白沙和二程、朱熹等心性概念分析的琐碎表达,在一定程度上纠正了他们心性教育主张所存在的支离现象。

具体而言,湛若水在其勾画的《心性图》里,用上、中、下三个小圈来表示三个阶段,从心、性的“未发”开始,中经“已发”,直至天地万物的化育完成,这一过程始终贯穿着“心”,离不开心心的统摄与作用。三个相互贯通的小圈之外的大圈则表示心浑然与万物为一体,

<sup>①</sup>〔明〕湛若水撰,黄明同主编:《湛若水全集》第21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20年版,第14页。

古往今来，上下四方，“心无所不包”，天地无内外，心也无内外。

在最上面的小圈中，心开始以“敬”的方式涵养。心何以始于“敬”？在湛若水看来，“敬”是一种修心养性的基础功夫，它具有恭敬、严肃、慎独、警惕等丰富内涵，其本质特征是专注主一、毫无杂念。所以，始于持“敬”之时的心如果发用为性，那么心中所蕴含的固有之性便自然呈现为心性合一的“未发”的中正状态。

而发展到在中间的小圈中，心与外在的万物一经接触则会产生一定的感应，于是“未发”的状态被打破，进入“已发”的中正和谐状态，性便呈现为情。因为其中一直有“敬”在起着作用，情便自然表现为“已发”的中正状态。一旦落实到伦理境遇，性最为突出的具体表征就是“仁义礼智”四端之情。

经过前面两个阶段的变化，到达最下面的小圈时，心依然借助“敬”的作用，加上第二阶段中圈的“已发”之情的介入，经过主体认识的投射和观照，意向性的“万事万物天地”之心则油然而生。这样一来，“包与贯实非二也”，心所贯通和心所包涵完全融为一体。

很显然，三个小圈的功夫与境界相辅相成，缺一不可。大圈中所标示的“上下四方之宇，古往今来之宙”十二字箴言也是如此。虽然这十二字箴言深受宋代心学奠基人陆九渊“吾心即是宇宙，宇宙便是吾心”的心本体思想的影响，但从“心性图”的勾画和《心性图说》的诠释可以看出，湛若水不仅有超越陆九渊心学之处，也有超越二程、朱熹理学之处，其中还不乏超越乃师陈白沙之处。平实而论，无论从宋明理学还是心学教育的发展史上来看，“心性图”的勾画和《心性图说》诠释的“包”“贯”的这一形式与内容确为湛若水的一大思想创举。

因应心包万物的本体论，湛若水倡导“随处体认天理”的为学宗旨、“二业合一”的教育理念，构建了较为完备的教育思想体系。相较而言，王阳明以“致良知”引领心学教育潮流，而湛若水以“随处体认天理”的教育理念为引领，辅以系统性革新举措，为书院教育注入蓬勃生机。其教育思想突破传统教育的桎梏，既推动了心学理念的广泛传播，又促进了不同学派的学术交融，兼具鲜明的时代创新性与深远的历史前瞻性，对明代教育格局的重塑与书院体系的复兴起到了关键性推动作用。

纵观明代书院发展历程，湛若水承前启后，具有不可或缺的纽带作用。他拯救了明代毁禁书院后的教育危机，与阳明心学既相互辉映又各具特色，共同推动了明代书院的复兴与心学思想的繁荣。

从成化、弘治年间的兴起，到嘉靖、万历年间的数次毁禁，书院教育屡遭打击。而湛若水以毕生之力投身书院建设与讲学，成为明代书院毁禁后复兴的核心力量。

历史地看，心学教育通过书院网络迅速传播，形成了庞大的、跨地域的学术—政治团体。他们通过讲会活动联结朝野，评议朝政，形成了一股强大的“清议”力量。这对于高度集权的明代皇权和中央官僚系统来说，是难以容忍的结党行为和舆论失控，致使书院教育呈现“三兴三毁”的曲折轨迹。在官方话语中，心学或被贴上“伪学”“异端”的标签，或视为“空疏无用”的学问，造成阳明学派在正统教育体系中难以立足，甘泉学派也难以幸免。在嘉靖年间的书院禁毁风潮中，虽部分书院被拆，但湛若水随即以“精舍”“祠馆”为名继续讲学，譬如将广州甘泉书院改名为“白沙祠”，这样既避开了朝廷的禁令，又实际上保留了书院的教育功能。在张居正主导的禁毁书院期间，甘泉弟子们继承其志，在各地以私人讲学、家族书院的形

式延续书院教育，如弟子吕柟在陕西创办解梁书院，何迁在江西创办丹陵书院，形成了禁而不停的书院教育网络。相对来说，阳明心学在书院禁毁期间，其传承更多依赖于弟子的学术著述，而甘泉学派则以书院为核心，通过实际的教学活动保存了书院教育的火种，成为明代中晚期书院复兴的中坚力量。

实事求是而论，湛若水的书院革新堪称明代教育史上的标志性创举，使其成为中国教育史上承前启后的关键人物。在明代书院发展深陷体制束缚、学术僵化等多重困境之际，他以“随处体认天理”的核心教育理念为引领，辅以系统性革新举措，为书院教育注入蓬勃生机。其教育思想突破传统教育的桎梏，既推动了心学理念的广泛传播，又促进了不同学派的学术交融，兼具鲜明的时代创新性与深远的历史前瞻性，对明代教育格局的重塑与书院体系的复兴起到了关键性推动作用。

从地域拓展与体系构建来看，湛若水实乃明代书院复兴的核心引领者。相较于王阳明的书院实践，湛若水的书院建制更具全国性意义。整体而言，王阳明的书院推行多以浙江、江西为核心阵地，呈现区域集中性特征；而湛若水以岭南为起点，以家乡增城为根基，通过书院教育改革，使岭南从传统教育的边缘地带跃升为心学传播的南方重镇，进而逐步将书院网络辐射至中原、江南、中南等广袤区域。其所构建的书院体系，犹如贯通南北的教育脉络，使“随处体认天理”思想突破地域壁垒，实现跨区域传播。同时，他为各书院量身定制的学规制度，既规范了教学流程，明确了办学宗旨，又为各地书院复兴提供可资借鉴的制度范式，有效规避了书院发展中重形式、轻内涵的异化风险，推动明代书院形成规范化与个性化兼具的发展格局。

从教育普及与文化下移来看，湛若水是儒家平民教育的重要开拓者与奠基人。在中国教育史上，孔子的“有教无类”理念虽熠熠生辉，但真正将其大规模付诸实践的教育家为数不多。宋代朱熹所创书院仍以士人子弟为主要受众，元代书院则受科举制度裹挟，教育对象进一步窄化。湛若水突破性地将平民教育系统性纳入书院教育体系，依托书院讲会，通过降低入学门槛、简化教学内容、创新教学方法等多重举措，使儒家教育真正走进平民生活。这一实践不仅打破了教育的身份等级限制，更拓展了儒家教育的社会基础，推动儒家文化从上层意识形态转化为民间生活规范。其贡献远超此前历代教育家，不仅为明代教育注入平民化特质，更为清代实学教育的兴起、近代平民教育运动的发展提供了重要思想源头，确立了其儒家平民教育奠基人的历史地位。

总之，湛若水的书院革新，并非孤立的教育实践，而是对明代教育困境的精准回应。其思想与实践不仅重塑了当时书院教育的形态，推动明代书院走向多元化发展，更为后世书院教育提供了可资借鉴的范式。即便置于当下，其强调的协同育人、知行合一、开放包容的教育理念，仍对现代教育在人才培养模式优化、师生关系重构等方面具有重要启示，彰显出跨越时空的教育智慧与历史价值。

（责任编辑：曹周天）

## On Zhan Ruoshui's Idea and Practice of Academy Reform: Commemorating the 560th Anniversary of the Birth of Zhan Ruoshui

Huang Mingxi, Guo Aili, Yan Xueying

**Abstract:** During the Ming Dynasty, Zhan Ruoshui reformed academy and proposed a series of innovative educational ideas, which was an iconic breakthrough in the educational history of the Ming Dynasty. As a giant of the philosophy of mind keeping up with Wang Yangming, over his 55-year career in running academy education, he created the talent cultivation model of collaborative education between the Imperial Academy and local academy and broke through the barrier between official and private school. Following the concept of simultaneous advancement of knowledge and action, he emphasized the unity of knowledge and practice. Advocating the idea of the integration of moral cultivation and imperial examination preparation, he bridged the gap between moral cultivation and study and cultivated talents with both morality and gift. In terms of teacher-student relation, he abandoned sectarian biases and encouraged students to freely associate with different masters, forming a new atmosphere of mutual exchange among disciples of various teachers. His educational idea and practice not only reshaped the form of academy education in the Ming Dynasty and promoted the prosperity of the philosophy of mind, but also exerted a profound influence on the development of education in later generations, providing reference for the modern transformation of contemporary traditional educational wisdom and occupying a connecting position in the history of Chinese education.

**Key words:** Zhan Ruoshui; academies in the Ming Dynasty; collaborative education; simultaneous advancement of knowledge and action; integration of moral cultivation and imperial examination preparation; mutual exchange among disciples of various teachers

### 《中小学教材教学》2026年第3期目录

#### ■ 特稿

因材施教、个别化教学、个性化教育三个概念的辨析  
顾明远

#### ■ 课改理念与实践

课程育人目标下跨学科主题学习的逻辑转向与实施建议  
王 达  
融通未来的乡土课程建设实施路径  
陈梦露

#### ■ 教材编研与使用

中国教材学五大体系的互动机理与协同发展  
孔凡哲  
做好科学教育加法导向下的科学教材编写  
钟晓媛, 谭永平

#### ■ 教学理论与方法

“双减”背景下学生作业减负提质的三大策略  
柴军应, 杜 军

基于大作业观的“五阶行动”单元作业设计框架构建  
邱霞燕, 邓丹玫

#### ■ 学科教材与教学

小学道德与法治境脉式课堂的构建与实施  
黄丽华, 沈建民  
融合跨学科逻辑知识 赋能议论文写作实践  
王 颖  
中华文明突出特性融入义务教育历史教学探析  
张克州  
初高中“数与代数”教学衔接研究  
徐守军  
中学物理教学关键问题设计  
段才盛  
基于虚拟实验开展思想实验的科学教学实践  
杨鹏勇

#### ■ 优秀教学成果推介

化知识为素养：大概念统整的项目式学习校本实践  
杨 莉, 冯 童